班里几乎只有我一个外国人，我要学会主动和中国同学交流，慢慢融入他们的节奏。这个过程要花时间，一开始很别扭，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只是一个人闷头想；不过后来，我就开始更多地向中国同学请教了。

那几年，家里的担子也压在我身上。爸爸2020年去世了，家里有六个孩子，我是唯一的儿子。他留下的遗产有些纠纷，我代表妈妈远程处理诉讼，一直到2025年才结束。学业已经很难了，我每天还要处理家事。

最难的时候，我一度不想拍纪录片了。导师反对在组会上架起镜头，我也不愿意让别人一直看到我被困难卡住的样子。有一回，我没提前告诉剧组要开组会，他们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消息，自己来了，场面挺尴尬。我就说：不拍了。

后来，剧组来找我，在我住处楼下从下午三点等到晚上八九点，其中包括副导演韩导，她那时怀着孕。我回去看到她坐在那儿，心里一下子软了：她怀孕了，还等了我这么久。我和剧组约定好：以后要拍什么，提前说，互相尊重。拍摄就这样继续下去。

两年多拍下来，我和剧组的老师同学们处得像一家人。他们不仅拍我的学习，也拍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了解了我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也很关心我。我们现在都还保持着联系。



上图：2023年，帕斯卡在复旦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现场。

接受拍摄的还有其他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，我印象最深的是金蕴龙，因为我俩都学医，所以更能理解彼此。拍摄期间他有了孩子，我特别为他高兴。

还是想当医生，梦想建设家乡

电影公映后，我已经完整地看了六遍。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流泪了。我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成长，看到了我的妈妈、我的导师、我的朋友。

以前，我总想把好的一面给别人看：我拿过奖，我成绩不错。可这部片子拍的是真实的我，包括那些困难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困难不是丢人的事。如果有谁现在也正经历着困难，看到帕斯卡当时那么难都挺过来了，那他也可以相信自己挺得过去。

今年，我按时硕士毕业了，目前在上海一家和肿瘤临床研究相关的公司工作。我也结婚了。工作之余，我还在准备医师资格考试，还是想进医院当医生。

我爸爸的病，其实算不上严重，但家乡医疗条件差，没有药，他最后因此去世。这件事我一直忘不了。我在中国学医，认识了不少从事医疗的朋友，了解了中国的医疗系统和医疗条件。我的梦想，是将来把中国先进的医疗资源带回津巴布韦，帮助家乡发展医疗事业。

说到片名“明月照他乡”，剧组的朋友跟我解释过。我自己理解的是：月亮提醒我记住来时的路，带我回到出发的地方。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，起点不一样，但我们都想努力，都朝着同一个方向。这一点，是一样的。

我妈妈和姐妹还没看到这部片子，我期待着将来影片上网，她们就可以看到了。如果将来电影要拍续集，再回来找我，我肯定愿意——那时候，我可以抱着我的孩子，打开这部电影，让他看看爸爸在中国走过的路。